

诗路花语

## 读石

神游象外

## 感悟天水之美

王英人

历程,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进一步开创和推动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彩陶文化,孕育和诞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地湾文化……当然,天水还有秦始皇祖先在此生存繁衍、发迹壮大的先秦史实,还有诸葛亮六出祁山、挥泪斩马谡,智收姜维的三国旧事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来亲身领略。

天水的美是古老厚重的。天水原名“邽县”,后改为天水是源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相传秦末汉初,邽县遭逢大旱,民不聊生,突然一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干涸的土地上裂出一条大缝,天上河水倾泻而下注入缝中,形成了“天水湖”。后来这个传说被汉武帝知道了,他就下令把新设的郡建在邽县北城的湖边,命名为“天水郡”,天水便从此得名。其实,在天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河注水”只是其中一个短小而精彩的篇章。8000多年的文明史、3000多年的历史记载史和2000多年的建城史,使来到天水的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古老与厚重。站在伏羲庙里,你仿佛看到这位人文始祖正在那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聚精会神地研究着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斗转星移的运转规律,终于有一天创出了神奇的先天八卦,由此拉开了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大幕。来到邵店村前,你会为我们的远祖先民们而惊叹,那些丰富而宝贵的文物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的艰辛

不远处就是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但是这古代与现代之间,沉静与繁华之间,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反而显得相得益彰,既像夏日里的一丝微风,又如冬日里的一抹暖阳,那么自然的、舒服的融为一体,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我想这也是天水的魅力之一吧。

天水的美还是富有灵气的。麦积山石窟是游人到天水的必来之处,也是著名的佛教四大石窟之一,因其形状好像麦垛而得名。我们一行人来到麦积山时恰逢细雨霏霏,抬头便望见黄色的麦积山峰突起,傲然挺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周围层峦叠嶂,云海波泛,三尊雄伟肃穆的大佛立在岩壁上好似普渡众生,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数十个洞窟,依石壁而建的栈道蜿蜒曲折,错落有序的布置在两旁,仿佛飞龙般守护着佛像,或淡或浓的雨雾不时上下左右的游走,宛如玉带般缠绕在山腰,让人有一种如梦似幻、亲临仙境的感觉。曾经有人说如果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就是一座大雕塑馆,我们沿着栈道拾级而上,石窟里面的佛像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端庄秀丽,有的威严勇猛;有的色彩艳丽,有的朴素无华;有的线条自然,有的造型夸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尊小沙弥雕像,他神情憨厚稚气,细眯的双眼慈祥和悦,微翘的嘴角满含笑意,让人顿时忘却世间的烦恼和忧愁,难怪被誉为“东方微笑”。走下山来,我再次回望这幅佛心禅意、清新淡雅的“麦积烟雨图”,不禁暗自忖道,天水秀丽如斯,大概不仅仅源于这佛光下的庇佑和灵

气,也源于天水人性格中如那“微笑小沙弥”般的豁达和爽朗吧。

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天水这座古老的城市又迸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她的美在今天显得愈发现代和时尚。花牛苹果虽然还没有到采摘的季节,却早已吸引各路商家竞相订购,还有那惹人垂涎的秦安蜜桃、秦州樱桃、麦积葡萄畅销全国,就连著名天水籍地产商人潘石屹先生也为家乡的苹果做起了代言人,被天水人亲切地称为“潘苹果”。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天水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旅游胜地之一,特别是其举办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寻根认祖,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球华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天水新开发的城区,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繁忙景象,在这片寄托着天水人开放梦想的热土,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程车、挖掘机在施工现场来回穿梭,隆隆的机器声,响亮的口号声奏响了龙城的新乐章,这片沃土的蓬勃面貌更加日渐清晰起来……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天水一定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我们在领略和品味这些美的同时,也应该向建设这座城市的人们致敬。千百年来,天水人把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到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们追寻并创造美的脚步始终不曾停下,也正是因为他们,让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更美的风景、更美的生活、更美的天水就在前方。

家在海南

## 扬苍古井

王义和

走进百里羊山腹地,在扬苍山上至今仍保留着的一口深深的古井,会深深印入你此行的记忆。这口古井,因为一个久远而甘甜的传说,被当地村民称之为扬苍神仙古井。

小时候就听家乡的老人讲过扬苍古井的传说——很久以前,在扬苍山一带有数十村庄,有一年旱无雨,村庄里的水井皆干涸,村民饮水只好到十多里的西湖挑水,生活十分艰难。一日,有位古稀的老太婆从西湖挑着用瓮装着的两个坛子,坛子里盛着清冽的水,老太婆挑到扬苍山上一棵古榕树底下歇息。此时,有一骑马之人路过此地,他看到满脸汗涔涔的老太婆身边瓮里有两坛水,便下马走上前向她打躬作揖问安。骑马人对老太婆说:“我的马跑累了,口也渴了,您能否把这两坛水让给我的马喝。”老太婆抹一下脸上的汗水抬起头看了骑马人很为难地说:“我老了,好不容易从西湖挑回来的水,若是把水让给你的马喝了,我要返回西湖挑水,那岂不是把我累死了!”骑马人听了老太婆这么一说,他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对老太婆说:“您放心好了,只要您把这两坛水给我马喝了,我会让您有两坛水挑回去的。”老太婆听了半信半疑地打量一番这个骑马人,觉得骑马人满脸善意,急人之所难,亦为己所益。老太婆便答应将这两坛水给马喝。旋即骑马人提着这两坛水走到一个低洼的地方,用力掀起路边一把大茅草,整理出一个大坑,将两坛水倒下去,然后把马牵到坑边喝水。奇怪的是不管马怎么喝,坑里的水都不会干。等马喝够了,骑马人用那两个坛子从水坑里装满水走到老太婆面前又打躬作揖说:“谢谢您老人家了!以后您和您的村民可以天天来这个坑里挑水了。”说罢便骑上马扬鞭而去……后来这个坑越来越变深变大了,周边村庄的村民遇到旱情时,都来这里挑水饮用和浇灌农作物……

循着传说的方向,周末,我邀上乡友金勇踏着夏日的晨曦,一同去探访那个被神化了的扬苍古井。

经过昨夜里一场酣畅大雨的洗礼,整个羊山弥漫着清新的空气,山野间扑面而来一阵阵凉飕飕的微风,让人顿觉心旷神怡,舒心清爽。我和金勇驱车从羊山大道经过电影公社,过了观澜湖的十字路口,再继续往南走大约有两里路的光景,便来到了一个高悬“羊山美孝火山文化旅游区”一行字的大门,金勇说到了。我们下了车往大门右侧一看,果然有一个大约有五十米宽,三十多米深的大坑,这就是传说中的扬苍神仙古井了。古井形似一个幽邃的漏斗,也许是古旱无雨抑或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扬苍古井再也没有昔日蓄满清澈的水了,一眼就看到了井底,井的最底层还有一口约两米宽的井眼,走近一看还有一撮清澈的水。金勇说他小时候经常和村里的孩子们来这里嬉戏,我说你胆子也是够大的了,敢到这个古井里游玩不怕淹死下去?金勇说现在想起来的确还是心有余悸。从井底往四周看去,一层层用火山玄武岩垒成的似天梯,重重叠叠,坚硬笔直地仿佛是井眼神圣的一道道护墙,不让任何东西掉进去似的,十分壮观。然而,仔细地观察似乎又是人工造作的痕迹。我想,在那久旱无雨的岁月里也许是村民们抗旱救灾留下来的杰作吧。此时,我的耳边好像听到了六、七十年代村民们与天斗与地斗火朝天其乐无穷那高亢激越沉雄的歌。

其实扬苍古井不但给人们留下“神仙送水”的美丽传说,扬苍古井自古以来也成了周边村庄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好地方。羊山地区有唱山歌的习俗,上了年纪的人还能清晰地记得这样的对歌:

女: 进入深山树荫荫, 唱支山歌试哥心。

含羞借故来吃枝, 半是吃枝半看人。

男: 耳听山歌口吃枝, 妹眼含情意缠绵。

边吃荔枝边唱歌, 妹的歌声把哥迷。

男: 个乜(什么)圆圆圆上天? 个乜(什么)圆圆在水面?

女: 太阳圆圆圆上天, 荷叶圆圆在水面, 荔枝圆圆

街上卖, 镜子圆圆妹面前。

扬苍古井, 多少年来成全了一对对幸福的青年男女, 也流传开了一个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我和金勇来到了扬苍古井的北边, 只见有五六个建筑工人正忙着, 我问一个年长一点的工人: 你们建这些房子很有特色呀, 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说: 建扬苍古井休闲驿站。哦, 原来村民们要在这里建一个羊山风格的乡村休闲驿站。我想, 外面的人来了, 看了扬苍古井的遗迹, 感受了扬苍古井的沧桑, 喝了扬苍古井的水, 走时, 便也带走了扬苍古井的传说, 还有厚道的羊山人甘甜的祝福了。

## 冷暖人间

## 我的父亲母亲

莫晓鸣

父母生养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曾经在一片片的吵闹声里, 这些阶梯状排列的孩子迎合着日子的艰辛, 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摔打滚爬中, 一个个长大成人, 然后一个个离家, 跟踉跄跄奔向各自命定的栖地。这些年, 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 他俩日出日落守着老家, 守着曾经的岁月和情怀, 哪里都不想去。

我居住的城市海口虽然距老家仅有一百多公里, 但毕竟路间有琼州海峡横亘, 白浪滔天, 舟舶误时, 我也就不能任意回家。一年之中, 我大概回家五六趟, 春节和清明是风俗里的隆重节日, 肯定要回去, 余下的几次, 便是哪家亲戚婚嫁了, 哪家亲戚乔迁了, 我便凭借着去完成这些人情世故上的事情, 回家去看父母。我们曾和父母商量过, 他俩可以来海口和我一起生活, 或者去湛江和二弟一起生活, 如今我们都有能力将他俩照顾好, 况且有了贴身的照料, 我们才会心安。他俩就是不肯, 执拗得像两个固执己见的孩子。

这些年, 村里人的生活乘风顺水, 普遍水涨船高, 吃穿不愁, 腰杆挺直, 粗门大嗓, 将过去那些紧缩瘪的日子全翻进村前溪, 任凭哗啦水浪追浪带走。村里有很多人去八公里外的县城买房子, 虚虚怯怯地将家安置在高楼大厦里, 在张灯结彩中结束自己祖祖辈辈的农民历史。或许父母也暗暗对村里的这股风气动心, 我们兄弟几个便和他俩商量: 既然不愿意随儿子到远处的城市居住, 可以为他俩在县城买一套房, 这样, 离乡下老家近, 随时来去, 又能享受城市生活。父亲眼光泛亮, 不置可否, 母亲却执意不肯。她说, 住在这里顺顺利利, 风水好, 这些年才将你们兄弟一个个送到城里。我哪也不去, 就守在这里, 也是为你们好。经母亲这么一说, 我们便不再劝她, 原以为母亲仅是故土难离, 陌地难适, 想不到她心里还藏着这一层意思。就为这, 一个母亲会有足够的偏执和排除千难万险的毅力。

大约三十年前, 家乡闹过一场大水, 恣肆的水流将老房冲毁, 一块祖传的宅基地因此空了几十年。今年春节, 二弟提议秋天一来就在那块地上建一栋楼房, 还盘算将相邻的一块空地买过来, 这样, 建成的楼房就会很大, 很舒展。父母听后非常赞同, 父亲还主动包揽下找邻居商谈买地的事。大概在他俩的心里, 这些客居城市的孩子, 有一天终归是要回村里的, 犹如叶落归根, 犹如升空的水汽终成落地的雨滴, 所以房子一定要建, 并且要建得气派醒目, 不落人后。

小时候家里穷, 记忆里我总是眼巴巴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有肉吃, 有新衣穿, 还有压岁钱让我揣在口袋里欢快地蹦跳。如今, 最盼着过年的却是父母。为过年, 他俩夏天一到就开始准备——饲养一群小鸡鸭, 预备过年时宰杀。临过年的前几天, 我们还未踏上归途, 父母就预先将我们的房间打扫干净, 床单被褥该晒便晒, 该洗便洗, 那几天恨不得夜空也高悬一轮殷勤的太阳。

对于我来说, 春节期间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社交日。过村走亲戚, 或者上县城会朋友, 每天的日程都匆忙紧凑, 见缝插针。但是再忙, 每天傍晚我都会赶回家, 然后陪父母看电视。电视机安置在一楼的堂屋里, 长年摊开的一张小折叠床是母亲看电视时专用, 而旁边是父亲常坐的一张有两只扶手的木质靠背椅。母亲听不懂普通话, 又不识字, 看电视只能靠看人揣测剧情; 父亲同样听不懂普通话, 但父亲有高小文化, 他约略能看懂些字幕, 能了解剧情的大概。

父亲年逾七十, 母亲也六十有余。其实每个晚上, 他俩也不怎么看电视。大概是九点钟左右, 小床上便会响起母亲轻微的鼾声, 而父亲, 也会坐在椅子上勾头打瞌睡。若我在家, 见此情形, 便会叫醒他俩回房睡觉。这时父亲会强打起精神, 再盯着屏幕看一会, 然后悄悄离开。母亲则说, 回到自己的房间就睡不着了, 听着电视的声音反而睡得踏实。

过完元宵, 我水陆兼程返回海口。晚上给母亲打电话, 她说两个妹妹和二弟一家在我走后没多久也走了, 现在她和父亲正看电视。

南海赋  
——为三沙市成立三周年作

翟培基

十三鳞, 龙虾绕珊瑚, 鲨鱼追鱼群。鱼类千余种, 和谐竞生存。

莫道满目琳琅, 更有海底宝藏。南海海底油资源丰富, 仅曾母、沙巴、万安三盆地, 石油储量即达200亿吨, 其发展前景广阔, 利用价值大矣! 南海为他国之所觊觎, 多为此也。

夫南海者, 中国南方之海也。斗转星移, 沧海茫茫, 古籍所载, 地图珍藏, 航海标记, 区划标张。南海之名, 古籍多载记之。汉代始称“涨海”, 即“水恒溢”之意也。及至南北朝后, 称南海者益多, 亦称南海诸岛谓“珊瑚岛”, 对暗礁、暗滩以“磁石”称之。马王堆出土之《地形图》, 已标绘出南海, 至今已2000余年矣。元代始, 更将南沙诸岛划入海南岛所辖。明代郑和下西洋, 南海之航海图有之。抗战胜利, 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南海诸岛, 完成南海划线。按确定之“九段线”, 南至曾母暗沙, 黄岩岛亦在之内。南海之主权: 向无疑义矣!

俯瞰南海, 海南岛、东、西、中、南沙、黄岩岛, 似极品莲花, 由北而南, 结环似链, 在辽阔无垠的碧浪中荡漾。200多个岛礁, 一个璀璨似珠, 色彩斑斓, 烟熠生辉。环礁包围着泻湖, 硼砂湖汹涌, 硼砂湖以“磁石”称之。马王堆出土之《地形图》, 已标绘出南海, 至今已2000余年矣。元代始, 更将南沙诸岛划入海南岛所辖。明代郑和下西洋, 南海之航海图有之。抗战胜利, 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南海诸岛, 完成南海划线。按确定之“九段线”, 南至曾母暗沙, 黄岩岛亦在之内。南海之主权: 向无疑义矣!

2015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即挂牌成立三周年, 欣然作此赋以记之, 亦有小诗云:

举国共襄中国梦,

海洋强国蓝图宏。

保护开发创伟业,

南海破浪乘风帆。

面朝大海

## 关于爱情

陈不晚

爱情

是最温柔的暴政

雪花专制

掠夺发间的乌黑

我们的爱情, 像雪花

尽情地坠落

坠落

柔软而激烈

一夜之间, 便青春耗尽

垂暮之年

我们已白发苍苍

头颅

成为两棵紧靠的松树

而夕阳

这只温顺的小鸟

神色庄严

静静地站立

苍苍的松树枝头上

## 下棋

杨善深

楼下树下夕阳悬, 小凳五三人一圈。

跃马呼兵谋布阵, 喧宾夺主乐开颜。

弃车灭界藏韬略, 杀帅宫中见妙玄。

忙里偷闲邀友弈, 且将柔条甩云烟。

游罗驿古村落

王家连

瓦屋参差景物幽, 腾龙画壁立村头。

连云乔木深浅绿, 绕道鲜花浓淡稠。

石塔谈文人健悟, 祠堂鉴史风流。

千年古迹堪歌颂, 最是文明此处留。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5年7月26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 林绍炜 主编: 杨道 美编: 庄和平